

# 賽珍珠自傳(六)

## 我的多元世界

賽珍珠著·郭功雋摘譯

### 父母反對我的婚事

我不善於熟記陌生人的特徵，但也有辨識地方風貌的能力。我跟布克結婚後遷居徐州以南的小城「南宿州」，那是個道地的中國北方城池，我無法交代成婚的理由，只能說它是人生無法解釋的偶然之一。或許可以借用舊約傳道書上智者所謂「論嫁娶」的時機已經成熟。大凡健康正常的人時機來臨時，結婚必不可免，不論是父母之命或自由戀愛，對象總是周圍最可能的人選。

父母並不贊成我的婚事，他們保持極端沉默。雙親最明事理，他們的沉默頗為反常，而且沒有一人表示意見，更是意外。我對母親比對父親更為親暱，因而有一天我請她兀自到一個角落探問他們為何不贊成我結婚，她答說，這個男孩子人品沒有問題，只覺得跟我家重知識的門庭不大相配。她說，他的志趣顯然不在知識方面。我提醒說，人家是美國一間學院的畢業生。她不以為然的說，不過是個農學院，不是我家所謂的教育機構。

我說：「你們真像中國式的父母，你們認為

我要嫁的人，首先要他跟我家門當戶對。」

母親不以為然答說：「不是的，我們想的是你。我們了解你勝過你的揣測。無非指望你跟一位懂得你講甚麼東西的人成婚，否則你如何會有幸福？」

我跟家中每一分子同樣倔強與固執，於是堅持己見，只幾個月工夫我草草舉行儀式完成婚禮，地點在鎮江教會園區的花園中。婚後我定居安徽省南宿州城內，距離我童年的江蘇省鎮江不下數百哩之遙。

### 江北平野單調景色

我從未住過江北，舉目四望景物就大為不同。我們租了一座四間屋的中式灰磚平房，屋頂鋪着黑瓦，我看不見揚子江廣闊的胸襟和遠處的青山，從我住處推窗望去，是個四方城池，拐角處有角樓，城外有護城壕，城門的厚木門用鐵條加強，夜晚緊閉以防匪徒侵入，早晨才開城門。

城外越過護城壕一眼望去平坦如沙漠，一堆堆泥土隆起處呈暗褐色其實就是村莊，冬季不見一絲綠色。原野、家屋同是黃褐色，連人也是一

個顏色，因為風不停的刮，塵土覆蓋她們的頭髮和皮膚。婦女似乎從來不捨落乾淨自己，後來我知道是故意如此。因為若是婦人收拾得乾乾淨淨，一頭烏溜溜黑髮，向後直梳，衣裳如不是習見的藍老布或土黃色而是任何鮮艷顏色，人家就當她是妓女。本份良家婦女不在乎男人如何品斷她，而以外貌亂蓬蓬為榮，因為這是貞淑的表徵。富貴與貧賤簡直無法區分。因為濶太大的緞襖子外面總要罩上棉衣，外表也跟窮人家一樣邇邇。隔了好些日子我才看慣醜陋的風景線。我為周遭的缺乏變化而沮喪，抱怨着不必出門去散步，因為走上十里路對城外無論朝那兒走，一切完全一樣。

可是我有適應環境的堅強能力，不久我就找到樂子而且有得忙了。我發覺對家務事和園藝很有興趣，於是安排四間房子的傢具擺設，為窗戶懸掛黃綢窗帷，在牆壁上畫點畫，設計書架，種花澆水都成為有益的活動。我慶幸住的是平房而非專為教會人士建造的樓房。沒有樓梯，花園變成家的一部分。鎮江院子常種的許多花此地因氣候乾燥而不適合。秋菊却長得很好，五、六月

時，山東月季花也會盛開。

春暖花開大地突然美化。包圍村舍的柳樹枯枝條發出綠苞芽，田間麥苗吐出青穗。果樹開花，紅白滿頭。我發覺海市蜃樓最為清麗。我沒有住過有幻景的地方，春寒未退，土地又乾朗又溫暖時，我抬頭會見到湖光山色和耀眼的樹林，出現在天邊。我好似進入神仙世界，至少像在夢境。夜色使小城的街道染上難忘的美感，一排低矮的店家；各行各業鄰居雜陳，有鐵匠、錫匠、餅干店、開水舖、南貨行。我從街邊走過每家都圍坐一桌吃晚飯，只靠油燈照明，我從小跟中國人培養出的深厚感情使我和他們更為親近。

### 為醫生暫時充護理

那是孤寂的生活，果不出雙親所料。城區只有另一對白人夫婦，比我年長得多的傳道人，他們健康狀態欠佳，我們不大見面。於是我們就成為城裏僅有的白人夫妻。有一次與一位美國醫生短暫作鄰居，他的妻子不習慣鄰居，不久就獨自返美。某夜我為醫生敲門聲吵醒，要我幫忙他為一危急的中國產婦施救。

他說：「有個產婦陷於死亡邊緣，我必須動手術，需有人照應麻藥，而且會講中國話解釋給他們聽的人。」

他懂得的中文有限，如果開刀時人們不了解他的意圖是很冒險的。我不懂麻酔術，但他可以吩咐我怎樣做。我穿上外套就跟他出門穿過冰冷的寂靜街道走進聚了不少人的低矮屋子。人人沒有睡覺，燦黑的油燈點着，大家不約而同注視我

們。

沒有人出聲，我認為沉默不是好事，意味人們不信任這位外國醫生。我尾隨他走到巷子盡頭，產婦的丈夫迎了來，身邊老婦是阿母，還有幾位親戚。

那丈夫恐怕已極，不久他告訴我像他們這種人家禁不起喪妻的打擊。他成親才一年，如果老婆死了，又要從頭論娶，再折騰一翻。何況父母年老，望孫心切，盼望入土以前能抱個孫子。我表示同情和瞭解，要求讓醫生先看看病人。丈夫領我們進入一間密不通氣的陋室，大木床掛了厚實的帳子，床上躺着一位命在旦夕的年輕產婦。旁邊站着一位產婆，表示無法救活產婦，而且胎兒已經死了。我問她怎麼曉得的，產婆用稻草梗撥弄露在地面的嬰兒手臂，她接生時費了力氣只得這樣的半途而廢。

「你看得出嬰孩已經死掉了，」我告訴丈夫。他點點頭。

「現在只剩下拯救你老婆一個問題。」我繼續講下去。

「只有這樣。」他表示同意。

「你也瞭解如果洋大夫甚麼不做，她必死無疑。」我說。

「我確實瞭解。」他答說。

這還不夠，我又問在場一言不發的許多位親戚，問他們可了解現在的情形。他們領首同意。最後我要婆婆了解萬一因為太遲未能保住她的兒媳婦，她也不會責怪外國大夫。她同意不會責怪醫生。交代好這麼多證人，急於動手術的醫生已

為遷延時間而大感焦灼，他把大皮包交給我，要我

把器具消毒，他先替病人做好準備工作。

### 救了小媳婦一條命

「倒些開水到面盆裏。」他吩咐着，拿我當成合格護士，我儘量照他吩咐行事。

他不耐煩地向四周打量，要求我：「你不能把這些人請出去嗎？」

我說：「我們要有證人，不能完全請他們出去。」

一番辯白以後親戚們統統退出，只留丈夫與婆婆在場。

醫生囑咐我：「現在到床裏邊，把這塊藥棉花輕覆在病人的鼻孔上，然後從這個瓶子開始滴哥羅仿麻酔劑。」

「我怎麼知道她是否用量過多？」我發問，竭力壓抑內心的恐懼。

「注意她的呼吸。」他命令我說：「不要再問我問題。我够忙的了。我從未遇到過這個樣子的一團糟。」

醫生屏息工作，丈夫與婆婆不時傾身向前想

看到底我們忙什麼。我集中注意力於病人的呼吸。是否太弱？她暈得可以。我騰不出手來試她的脈道。有一陣她似乎停止呼吸。

「她死啦！」我輕聲說。

醫生為她做了一次皮下注射，她又開始有氣無力地吐氣。手術到最後時，才處理已夭折的嬰兒。

「是個男孩！」婆婆放聲大哭。

我安慰說：「沒關係的，媳婦調養好了會給你再生一個孫子。」

我言之過早，不過一年後果然成為事實。那年輕媳婦堅強的生命力挨過致命的一夜。我們待到她從麻藥中甦醒過來，看他丈夫餵她一大碗紅糖汁以後才離去。到翌晨，媳婦可以吃粥，裏面攪了一個生雞蛋。也就不錯了。中國人認為，只要能吃得下，就保住性命。

我也不能算真正的孤獨。南宿州百姓是很討人歡喜的，對我是新的經驗。幸好他們說官話，只須稍微改一點腔調，就了解他們，也可以讓他們完全懂得我的意思。不久我結識不少友人。我家小院落時常來客人，你來我往地，我也接受邀請參加生日壽宴，婚禮的喜宴，以及其他家庭的約會。我很高興與鄰居打成一片，他們也跟我合得來。我和小孩子逗樂子，跟我同年歲的婦女閒聊，體貼她們的問題，多半是婆媳相處和妯娌之間的瑣事，我因此也可以接觸到人生的小漣漪。

### 常陪丈夫下鄉務農

我當家的既是農業技士，我常有機會陪他下鄉。我有時應測美國農業科技究竟能教中國農夫些什麼，他們幾千年世代相傳，在祖先的土地上施肥與灌溉，已能有倍大收成而且不用任何機器協助。不到五英畝的田地養活一大家子，我相信西方農技未必能和他們競賽。我有自知之明，沒有把我的疑慮合盤托出。我們訪問許多農家，先生跟農夫交談時我就和婦孺們連絡感情，除非我去當翻譯，解決他們言辭上的隔閡。時間一久

，越來越明顯要想指導這些善於和乾旱氣候以及強風奮戰的農民，是多麼困難。我家這位農業技士日益難堪，因為他要學習的比能够指導的多得多。做為家庭主婦，我無牽掛，只願自己忙着整理家務，栽花和養蜂。我利用當地盛產的棗子與山楂果製作果醬與果子凍。不只一次，我有意開始提筆寫作，但每次我都暫時放棄。我要多等些日子，讓心靈成熟些再寫也不為遲。

最古怪的是，我們居住的寧靜小城，不知外邊鬧革命，也不知道為了文化和政治，全國爭論得天翻地覆。我結交的本地朋友很多一字不識，也不會寫字，但生活經驗非常通達。古老的民族常常儲積智慧於它的後代，五世同堂的大家族，少長咸集，互相了解，每每從日常瑣事中欣賞偶發的喜劇。例如，有一天人們發現小偷闖進基督教學校校長官舍竊走了公款。

### 北地風俗重男輕女

「你沒有起來嗎？」教會長老詢問校長。臉上泛起驚訝的神情，校長反駁說：「甚麼——我？我是學者，手無縛雞之力。我叫內子起來，可是等她穿好外衣，小偷早已逃之夭夭了。」

城裏沒有人貶責校長，因為飽學之士是不會動粗的。中國有句諺語說得好：「三十六策，走為上策。」革掉滿清政府最大的變動之一，就是違背這句諺語。士兵在古老社會中是沒有地位的，如今身價提高到跟西洋軍人相等，又從容易得來的榮耀晉級為英雄。東西雙方的軍人觀那一種

觀念正確呢？我只能說，古老中國士兵是沒有榮耀的，戰爭也得不到光彩。因而東方文化強調知識與智慧，終於也未衍生折磨人類的世界大戰。

當我同意中國北方的南宿州小城時，我記得一個個可愛的個人，而非羣體。張太太是我認得的偉大婦女之一。張家座落在我同一條街的底端，她是張府的女族長。高大身材，寬濶的衣服，上衣及膝，下身是正式褶裙。圓臉龐的頭上烏髮筆直梳到後面。她加入教會，也很虔誠。未信教前她信佛，但她仍然兩面都信。有一次她對我說，她信教會，表示討好洋人。洋人是城裏的陌生人，她覺得洋人在做好事，值得鼓勵。

張太太是個寡婦。她丈夫體弱懶做，年輕輕就短命而亡，廟裏的和尚說服她，丈夫未能上天堂而是拘留在贖罪的地獄中。他們告訴她有責任藉祈禱與向廟方饋贈俾可使她的夫君獲釋。幾年下來她不斷扶弱濟貧。和尚告訴她，夫君已經點點滴滴得到自由，只剩下左腳仍被禁錮。基督傳道人適時來到，揭破和尚的敲詐，此後她也就不管夫君究竟身在何處了。

張太太心腸最好，城裏每一善事都有她一份。每逢興辦一件事人們會問「張太太同意了麼？」她與其他的人毫無隔閡。每次我遇上盤扭只消伏在她肩頭一會就沒有事了。

左鄰吳太太却是另一典型。她年已半百，仍然風韻猶存。她是瘦小的婦人，以絕對權威主持家務事。謠傳為了妨礙跟長子的親情她逼使長媳走上自殺的絕路。長子從此除盡孝道很少和母親說話，吳太太又給長子選了一房媳婦。

我跟吳太太談得來，從她家我學了不少中國人持家辦事的禮俗。她擁有許多北方皮毛衣服。俄國黑貂襪裏的長袍是婆婆傳家之寶。她告訴我許多規矩，也學了不少古詩。

南宿州乞丐很多，常是職業化的。他們依靠佛徒行善事維生。我尤其討厭年輕人不務正業行乞爲生。有一天我在巷子裏碰到一個十七歲左右的男孩厚着臉面伸手要錢。我止步狠狠看他一眼，問道：「你爲何當要飯的？」

他大吃一驚，直起脖子口中囁嚅地說他必需吃飯。

「你爲何不做工？」我追問他。

「誰會給我工做？」他反問我。

「我會，」我肯定地說：「跟我回家，我會給你一把鋤頭，替我把庭院中的雜草統統鏟掉。」

我言出必行，看著他愁容滿面，不耐地舉起鋤頭做活。

「做多久才能拿到工錢？」他不放心地問。

「做到中午，我會給你够買兩碗麵的錢。」

我告訴他：「做到傍晚收工時，我會給你一天的工錢。明天再來做，到天黑時我會給你另一天工錢。」

我離開他中午回到院子點驗他上半天有限的成績。可是我還是給他足够買麵的銅板，要他吃麵以後再回來。

他午後沒有再來，以後我也沒有再見到他，直到半年後有一天我去城裏不常去的角落。他伸手要錢，等到發現是我時臉上大驚失色。未發一

言他撒腳丫就跑，後來我眞的再也沒見到他。

## 耶誕寒夜孤兒行乞

有個耶誕夜我聽見我家後門口有小孩喊叫聲，我開了門發現門口有個八歲左右的男孩。很瘦小，面有菜色，身上只穿棉衫。他長得出奇的好看，那時他睜大一雙黑眸子瞪着我。

「你來這裡幹嘛？」我問他。

「他們說今天你們過節，我想或許可以有剩飯剩菜賞給我吃。」他坦然對我訴說。

「你的雙親呢？」我盤問他。

「我沒有爹娘。」他說。

「你一定好人家的孩子。」我開導他說。

「我沒有家，」他悲愴地答說：「爹娘帶我從北方逃到南邊來躲饑荒，他們害病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

那年北方的確開荒年，那孩子說的是實話。時值聖誕前夕，我心腸一軟就帶他進屋裏，給他洗了澡又給他穿暖和的冬衣而且餵飽了他。在書房裡我替他搭了一張小行軍床，讓他上床休息。

我家從不隱私，我們傭人自然散播收留孤兒的消息。第二天頭一位訪客就是張太太。她聽了男孩的故事，親自檢視那孩子，他漫不經心地朝她看，也答覆問題。張太太要他去廚房，然後悄悄對我說：「我不信他編的話。我認爲有人在背後指使他，想利用你的好心腸。你打算把他怎麼辦？」

我坦白答說：「我還沒有想過，我打算留他在這裡，要他上學之類。」

張太太搖頭指點我說：「留下他，但不要留在你家，教他去你們農場跟教友農夫過活。」

我的當家的在城外有一個小農場，供選擇的種籽培育之用。那裏我們雇了一位農夫。

我對張太太言聽計從，沒幾天就把小孤兒送到農場交給老農代管。我吩咐每天要送小孩到村塾上學，有空做農場的幫手。三個月以後小孤兒長胖些，却兀自逃跑了。農夫向我訴怨，那小孩從來不掃地、幹活，是好吃懶做的歹材料。我想大概那孩子投奔原來指使他的乞丐頭那邊去了。

就在那些年月，爲着當家的工作需要我時常陪他到鄉下去，深入內地。他騎自行車，我坐在門簾的轎子。我們到過許多新地方，訪問過從來沒有見過白種人的村落。我到過的小城，有世居幾百年的大家庭。我跟年老和青年的婦人閒話家常。有一個從未接觸現代習俗的小城李家使我記憶猶新，因爲我和李家年紀與我相仿最小的媳婦，成爲知己好友。

## 少奶奶閨中無自由

少奶奶對我的生活非常好奇，想跟我講體己話。我注意到她的甜美面孔，見面常報以微笑，這天她獨自來訪，邀我去她住處去玩。她領我拐彎抹角走過夾牆的甬道終於來到一處小院落。她牽着我的手進入臥房，隨手門上房門。那是典型的中式上房，我早已耳熟能詳。一張大木床靠裏邊安放，帳子的兩邊有織錦的花邊，兩邊桌椅成對擺好。角落裏高高堆着存放衣服的牛皮箱，漆成大紅色，當中由黃銅鎖把守。

李少奶奶央我：「我們坐在床邊談談。」她最想知道答案的問題是：「告訴我，聽說你丈夫可以當着許多人的面跟你講話，這可是真的？」

「倒是真話。」我據實相告。

「也不害羞？」她將信將疑。

我正經事情的告訴她：「我們認為這樣做，沒有什麼不對。」

「唉！」她嘆口氣抱怨說：「當着別人的面我從來不敢跟丈夫說話，只有夜晚他回到我房中才能講話。如果我和親友在一起，他進來時，我就退出，否則就難為情死了，你猜我嫁過來多久了？」

「不會多久，你看起來很年輕。」我笑着說

她伸出兩個指頭比劃說：「兩年了，我從未跟我公公講過一句話。見面時我向他鞠躬請安，然後就離開。他只當沒見到我這個人。」

我告訴她我的情形是：「我從來沒有見過公公和婆婆的面，他們遠隔重洋住在美國。」

她十分驚訝的反問：「那你們成親是誰安排與作主的呢？」

我們談了很久，關乎中、美兩大民族的習俗差異。她很聰明，沒有任何協助居然也想到很多。我看得出他們夫妻很恩愛。她崇敬丈夫，雖然只在夜間相廝守。白天他忙着家庭的事業，要秉承雙親之指使辦事，有時忙到半夜才回房。這是最古板與保守的典型家庭。貧窮人家以及受過歐風美雨薰陶的地方當然就開放得多。

少奶奶後來也自由多了，因為婆婆年老去世後改由大媳婦當家，她的地位逐漸昇高，直到有一天小媳婦也熬出頭當起家，有了自己的兒媳婦來侍候她。我把美國家庭婦女的情形講給她聽，她似乎心嚮往之。

我心中的感受隨我在北方小城居住得更久而更印象深刻。我從普通農戶獲得的啓示尤比富庶人家爲多。住在城外鄉下的農家才是擔當生活重任的焦點。他們賺的錢最少，而貢獻良多。他們生動活躍，最接近芬芳大地，慣於承受生與死、悲與歡的考驗，訪問農家成爲我搜尋現實的活動。我在農夫當中找到最原始的人性。他們當中不乏卑劣、欺詐之徒，而且生活的現實有時使得他們非常的殘暴。爲減少另一嗷嗷待哺的女嬰，農家媳婦必需狠心地埋死剛降生的女兒。做了之後她會哭泣不已，那是發自原始憂愁的哭泣，不僅出之於自責，更深一層出自非這麼做不可的悲哀。

### 纏足和殺女嬰陋習

有一次我與十一位婦人聚談，無意間想了解究竟幾人有過殘殺女嬰的事，那些婦女有的並非來自貧戶或農家，清點人數只有兩位沒有做過，其餘每人至少害過一次。他們的做法是要麼就在剛出世時下手害死，否則就好好養大成人。她們知道是丈夫或婆婆命令產婆下的毒手，以免家中女孩太多。從前時代女孩一向認爲是賠錢貨，養大總要撥出門嫁到別人家的。

另一件殘酷事是婦女的纏足習慣。張太太是

纏足的，不過不像標準的三寸金蓮，而是六寸。她的小腳已經够她痛苦的了。吳太太的腳是標準的三寸長，走路時總要靠左右兩個丫頭的撐持。那時在南方也有不纏足的地方。我記得旅行到福建省就驚奇的發現那兒鄉下女人都是天足。她們體格健美。所以當地城裏人家以娶鄉下會做事的媳婦爲睿智。過門的媳婦不是吃閒飯的，而是做家務事的能手。當我童年居停在華中一帶，農家女很少纏足。只有城裏人要女兒纏足。其實這只是多年來積非成是的習俗。有人以纏足爲美，正如今日西方婦女過分誇大她們的胸部爲美是一個道理。人們爲了美寧願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此處順便一談另一方式的殘酷——即虐待動物問題。西洋人訪問中國，看見當地人不管動物死活常表震驚。其實這是觀念問題。動物是不受中國人的寵愛或溺愛的。同理，中國人訪美見到貓狗受主人感情的善待也一樣震驚不已。我一向善待小動物，一如善待好友。我奇怪有些好心腸的中國友人爲何對於受到虐待的動物漠不關心。稍長見識漸廣，我發覺癥結出在佛教的輪迴教義。縱然不信佛教，許多中國朋友也服膺輪迴報應之說。其說要點意味惡人死後變成動物，因而他們普遍蔑視動物。

### 軍閥爭戰炮火無情

時代的巨輪不停的前進，甚至連我們那個北方小城也感染上全國性的毛病。那時小軍閥互爭地盤，常以兵戎相見。我們縣治不久也在爭奪之列。他們從來不承認是打戰，只說爲了清剿土匪

。每位軍閥總自視是正牌統治者，反對的一方就是匪類。一年總有一兩次，子彈在頭頂上橫飛，一陣殺伐以後，傷兵會從城牆外邊用竹筐吊進來，送到城內小醫院診治。敵對雙方的傷兵都要送進醫院來救治。城門關得緊緊的，用繩筐法仍然使醫院住滿了傷兵。

我們受到戰火的磨練懂得自保之道。一聽見子彈在屋頂上呼嘯而過，大家就往後進的內室尋找庇護。待在屋內直到停火為止。當然要盡量遠離窗口。通常一到日落雙方就停火。或者幸而天降陣雨，當烏雲湧起時，雙方也就知趣的早早收兵，各自返回己方的營盤。營盤設在城外，他們收兵回營以免士兵變成落湯鷄。縣城的鄉紳從來不准任何一方紮營城內。

只要待在射程之外，那種老式戰爭滿有樂趣，並不危險。軍閥本人不願蝕光本錢，常假借種種理由停戰，實際上他們講究謀略，詭詐甚於真刀真槍，有時他們開鴻門宴講休戰條件。當時上演過在宴會上謀殺貴賓的戲劇，至少短期內剪除了打戰的對象。

有一年教會為我們造新居使生活起了變動。我們四間屋的原址需要作小學校擴充的校址。教會城外買了一塊地，要我們自己打樣，依樣建造。我希望蓋中式平房，却為長老執事所否決。不行，一定要西式的兩層樓房，雖然我不喜歡在北方一敞平陽的原野蓋這麼一個怪物，我無法扭改董事人的意見。我計畫蓋一個一層半的結構。很簡單，仍有樓梯通到樓上。完工之日，城內友人和鄉下鄰居都來參觀這座「洋房」。他們頗感

新奇，尤其害怕上樓梯。其實他們爬上樓並無困難，可是回頭看着陡峻梯階又不敢冒險下去。

「我來用一個笨法子下樓」，張太太安穩地坐在頂上一層樓梯。手攔欄桿一顛一顛用臀部鉤下階梯，厚棉襖正好擔任保護的角色。等她安然下地，所有女客學樣下來，一點也不覺得難為情。她們先後平安著地。我確信中國人最可愛的秉性就是他們對自己的作爲一點也不忸怩作態。他們不會想到或者在乎別人的看法。我只有遇到受過西洋教育的中國人，發現才有怕難為情的情形，多半跟覺得自己民族偽冒的糞事有關。我不禁爲他們叫屈，他們其實應該以享有幾千年的文明仍然絲毫不忸怩的想做就做而感到自傲。

### 五個太太隨夫出差

除了偶爾發生軍閥內戰而外，那幾年的小坡生活真是平淡無奇。在中國住久的人會領略日常遭遇到的幽默感受，譬如，南宿州首富的徐老板，就因他的五位妻子各不相讓而變成全城竊笑的對象。他每次去蚌埠經商，不敢只帶最喜歡的四姨太一個，而是全體出差，爲了省車票錢，他要三姨太和四姨太陪自己坐二等車，二姨太獨自坐三等車，太太太帶着大姨太坐四等。縱然分配不同車廂徐老板仍然沒有好日子過，因爲坐三、四等車的總是來到身旁糾纏，要求同樣的吃食。徐老板的一舉一動就成爲城裏人取笑的好材料。

我負責主辦的社區女校是我全神貫注的主要興趣所在。我從鎮江請來一位好友當主課教員。她年輕、熱心、教書又極爲出色。可是事情往往

與願相違，她雖然喜歡執教鞭，和同事也處得來，學生們更是全力向學，可是她却吃不來北方的伙食。中國人對伙食非常有偏好，她無法把以菜飯爲主的江南膳食改爲以饅頭與麵爲主食的北方習慣。她因營養不良，食少事繁，而失去活力，並非因爲她無法消化新的伙食，只是不慣吃饅頭而食不下嚥，最後我只好接受她的辭呈。

儘管那時第一次大戰在歐洲戰場血戰方殷，我所寄居的地方却多年來享受承平年月。只聽說我們鄰居瘦高個子劉太太的丈夫，她平常叫他「無事忙」的，去了法國當華工。後來從也去法國的朋友家裏傳來「無事忙」在法國跟當地女子同居的消息。這使劉太太心裏十分難受。

她淚下兩行地對我數落着說：「想想我那口子『無事忙』居然弄了一房外國老婆。我也不清楚是那一路女人？誰都知道我那口子最沒用處了。去年他從上海回家還嚷着要去當兵哩！如今他竟弄到手一個洋婆子。他若帶洋婆子回家該怎麼好？我們拿甚麼養活人家？法國女人吃甚麼伙食？」

我的中國女友開口閉口喜歡稱呼她先生是「無事忙」。一點不錯，當時中國男孩多半在家中從小嬌生慣養，而女孩却知道分寸，一向吃苦做事做慣的。不論原因何在，中國婦女每每表現較堅強的性格。中國女子多半聰明，勇敢而且思路豐碩，雖然在社會上受到種種限制，她們却學會自由自在的過活。她們最爲現實，最不至於多愁善感，她們全心甘爲所愛的人奉獻一切，她們若要憎恨也就嫉恨到底。

### 卜克任教金陵大學

我在南宿州平靜而有趣的鄉居日子有一天竟會突然地告一段落。這天我當家的告訴我，金陵大學出現一個教員的懸缺，他打算申請這個擔任教職的機會。我早就發覺，我的當家的一直在掙扎前進，希望設法找出一條路子應用西方國家的農場技術來協助早已定型的古老務農制度。他現在說，最好我們去參加一個團體跟大家携手共進，而不是自己在這兒單獨的苦幹。他可以在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指導學生，讓他們實際接觸實在的

應用技術。我要離開如此和陸相處的北方城池不禁為之黯然。可是我也為能夠回到比較現代化的華中地區而暗自慶幸。我幾乎已經跟仍然進行中的文學革命失去聯繫，只知道此事依然方興未艾。不錯，南京並非文學革命的重鎮，而且當時我一點也無法預見，不出十年間，南京將要搖身一變成爲以蔣介石爲首之國民政府的京城。我去南京金大時，它仍是一個古老而保守的城市，擁有自己的傳統。大學裏的頑固學者聲勢健在，反對由西洋留學生倡議以「苦力與賣漿者流」的「普通白話」來取代典雅的古文，他們的首腦之一就

是以文言翻譯西洋小說而聞名全國的林琴南——林紓。不過南京也是中國的古都名城。明太祖在此建都爲京城，那時已創辦了兩座基督教大學——金男大「金陵大學」和金女大「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另外還有政府辦的國立東南大學。別離南宿州時，友人連三撥二設宴歡送，並且贈送紀念品，交換小禮物，也洒了不少眼淚，做了許多諾言，有機會我會再去訪問她們。終於我關閉新居的大門，那兒我原以爲會終老斯土的，搭上南行的津浦鐵路客車。

## 中外文庫

# 文史論叢 全一冊

謝康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析論中外文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事功及掌故軼事，深入淺出，字字珠璣，要目有：「評譚嗣同仁學」「新人文觀念與生活覺解」「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略談英、法、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再論文學史的方法」「論諸葛亮」「屈原底追念」「秦始皇論」「談謝靈運」「論關羽」「韓愈論」「柳宗元論」「岳飛」「曾國藩論」「談彭玉麟」「李香君」「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全書五百餘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台幣壹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